



西南聯大校舍



西南聯大校旗



傅斯年



游國恩



朱自清



蕭滌非



浦江清

編者的話

西南聯大只存在了八年時間，卻培育了兩位諾貝爾獎得主、五位中國國家最高科技獎得主、八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得主、一百七十多位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這是教育史上的傳奇。傳奇的締造並非偶然，而是源於強大的師資力量和自由的教學風氣。

西南聯大成立之時，雖然物資短缺，沒有教室、宿舍、辦公樓，但是有大師雲集。聞一多、朱自清、陳寅恪、張蔭麟、馮友蘭等大師用他們富足的精神、自由的靈魂、獨特的人格魅力以及深厚的學識修養，為富有求知欲、好奇心的莘莘學子奉上了凝聚着自己心血的課程。

聞一多的唐詩課、陳寅恪的歷史課、馮友蘭的哲學課……無一不在民族危難的關頭閃耀着智慧的光芒，照亮了求知學子前行的道路，為文化的傳承保存下了一顆顆小小的種子，也為民族的復興帶來了希望。

時代遠去，我們無能為力；大師遠去，我們卻可以把他們留下的精神和文化財富以文字的形式永久留存。這既是大師們留下的寶貴財富，也是我們應該一直繼承下去的文化寶藏。

為此，編者以西南聯大為紐帶，策劃了一系列套書，以展現西南聯大的教育精神和大師風貌，以及中華民族的文化與思想特點。已出版《西南聯大文學課》《西南聯大國史課》《西南聯大哲學課》《西南聯

大文化課》《西南聯大詩詞課》《西南聯大國學課》，本書是「文學課」的續編。

本書所選各篇文章，在內容的側重和表述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這是各位先生在教學和寫作風格上各有千秋的結果。這一點，不僅體現了先生們各自的寫作特點，更體現了西南聯大學術上的「自由」，以及教學上的「百花齊放」。

本書收錄文章，秉持既忠實於西南聯大課堂，又不拘泥於課堂的原則。有課堂講義留存的，悉心收錄；未留存有在西南聯大任教時講義的，而先生們在某一方面的研究卓有成就的亦予以收錄；還有一部分文章是先生們在西南聯大教授過的課程，只是內容不一定為在西南聯大期間所寫，如「浦江清講宋元文學」一章，是由浦江清先生在北京大學任教時的講義整理而來的，因先生在西南聯大時也教授過宋元時期的文學，故予以收錄。又如游國恩先生與蕭滌非先生的文章，整理自 1963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由兩位先生參與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兩位先生在西南聯大任教期間，游國恩先生教授「中國文學史」一課，蕭滌非先生教授「樂府」等課，因未有講稿留存，故本書收錄上述《中國文學史》中兩位先生編寫的相關篇目。此外，還收錄蕭滌非先生在清華研究院的畢業論文（後經先生在西南聯大期間修改出版），取「兩漢民間樂府」一節，將漢樂府的知識做更詳細的補充。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此前出版的《西南聯大文學課》中已收錄浦江清先生關於明清文學的講義，感興趣的讀者可翻閱《西南聯大文學課》。同時，由於諸多因素所限，沒有收集到其他教授相關的講義或者文章，因此本書暫無明清古文部分內容。

按照上述選篇原則，在任教於西南聯大的諸位先生中，選擇了傅斯年、游國恩、朱自清、蕭滌非、浦江清等五位先生，以他們現存作

品中較為完整的全集類作品或較為權威的單本作品作為底本。這些底本不但能保證本書的權威性，也能將先生們的作品風貌原汁原味地呈現出來。

因時代不同，某些字詞的使用與現今有所不同。同時，每個人的寫作習慣以及每篇文章的體例、格式等亦有不同，為保證內容的可讀性、連續性以及文字使用的規範性，本書在尊重並保持原著風格與面貌的基礎上，進行了仔細編校，糾正訛誤。此外，本書還對原文進行了統一體例的處理，具體如下：

1. 部分內容存在「《論衡·正說》篇」「《韓非子·喻老篇》」「《兩都賦·序》」「《草堂集》序」等篇名表述不一致的情況，為保持原文原貌，未做統一處理。

2. 原文中作者自註均統一為隨文註，以小字號進行區分；文中腳註均為編者所加，並以「編者註」加以區分。

3. 文中表示公元紀年的數字皆改為阿拉伯數字。為保持全書體例一致，本書對隨文註中表示公元紀年的方法進行了統一處理，皆以「公元 ××× 年」表示，表示時間段的，則統一為「×××—×××」，正文則保留作者原文原貌，如第五章浦江清教授的文章，表示年份基本未加「公元」，為尊重教授底稿，正文未做統一。

4. 因時代語言習慣不同造成的差異，本書對引文外的文字做了統一，如「惟」字，均改為現今通用的「唯」字，「人材」「徵實」「精采」「貫串」「利害」「刻劃」等詞皆改為現今通用的「人才」「證實」「精彩」「貫穿」「厲害」「刻畫」等詞。另外，按現今語法規範，修訂了「的」「地」「得」，「做」「作」，以及「絕」「決」等字的用法。舊時所用異體字則絕大部分改為規範字。

5. 為保障現代讀者的閱讀體驗，本系列叢書對部分原文標點符號

略作改動，以統一體例，如「《崧高》、《烝民》」，改為「《崧高》《烝民》」。

6. 原文中難以辨認之處以「□」表示。

希望本書有助於讀者們在此前「文學課」的基礎上，進一步認識中國文學的特點和幾位先生的學術風采；同時，更希望本書能夠喚起讀者對西南聯大的興趣，更多地去了解這所在民族危亡之際仍然堅守教育、傳播優秀文化思想的大學，將西南聯大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堅持與希望傳承下去。

目 錄

· 第一章 ·

傅斯年、游國恩、朱自清講先秦文學

《大雅》 / 002

《小雅》 / 009

論屈原文學的比興作風 / 015

《周易》 / 031

《尚書》 / 037

《春秋》三傳 / 044

「四書」 / 049

《戰國策》 / 054

· 第二章 ·

游國恩、蕭滌非講漢代文學

賈誼和漢初散文 / 060

偉大的歷史家、散文家司馬遷（節選） / 064

班固的漢書（節選） / 077

兩漢民間樂府 / 082

· 第三章 ·

蕭滌非講魏晉南北朝文學

曹操、曹丕 / 120

「建安七子」與蔡琰 / 126

曹植 / 132

阮籍、嵇康 / 138

謝朓和新體詩 / 144

· 第四章 ·

蕭滌非、游國恩講唐代文學

李白詩歌的思想與藝術成就 / 150

杜甫詩歌的思想與藝術成就（節選） / 167

白居易詩歌的思想性和藝術性 / 181

論寫作舊詩 / 191

· 第五章 ·

浦江清講宋元文學

小說的起源與發展 / 202

說話與話本 / 220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 / 232

小說家的話本 / 235

講史家的話本 / 245

王實甫和他的《西廂記》（節選） / 253

白樸與馬致遠 / 268

· 附錄 ·

西南聯大進行曲（部分） / 277

西南聯大一九三九年度校曆 / 278

大聯合
國臺南

· 第一章 ·

傅斯年、游國恩、朱自清
講先秦文學

《大雅》

傅斯年

一、雅之訓恐已不能得其確義

自漢儒以來釋「雅」一字之義者，很多異說，但都不能使人心上感覺到渙然冰釋。章太炎先生作《〈大雅〉〈小雅〉說》，取《毛序》「雅者政也」之義，本《孟子》「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之說，以為雅字即是跡字，雖有若干言語學上的牽引，但究竟說不出斷然的證據來。又章君說下篇引一說曰：

《詩譜》云：「邇及商王，不風不雅。」然則稱雅者放自周。周秦同地，李斯曰：「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聲也。」楊惲曰：「家本秦也，能為秦聲，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說文》：「雅，楚烏也。」雅烏古同聲，若雁與鴈，鳧與鶩矣！大小雅者，其初秦聲烏烏，雖文以節族，不變其名，作雅者非其本也。

此說恐是比較上最有意思的一說（此說出於何人，今未遑考得）。《小雅·鼓鐘》，「以雅以南」，這一篇詩應該是南國所歌，南是地名，或雅之一詞也有地方性，或者雍州之聲流入南國因而光大者稱雅，南國

之樂，普及民間者稱南，也未可知。不過現在我們未找到確切不移的證據，且把雅字這個解釋存以待考好了。（《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之雅字，作何解，亦未易曉。）

二、《大雅》的時代

《大雅》的時代有個強固的內證。吉甫是和仲山甫、申伯、甫侯同時的，這可以《崧高》《烝民》為證。《崧高》是吉甫作來美申伯的，其卒章曰：「吉甫作頌，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烝民》是吉甫作來美仲山甫的，其卒章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而仲山甫是何時人，則《烝民》中又得說清楚，「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史記·齊世家》：

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按，年應作歲，傳說謂太公卒時百有餘歲也），子丁公呂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按，哀公以前齊侯謚用殷制，則《檀弓》五世反葬於周之說，未可信也）。哀公時紀侯潛¹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管²丘人襲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於彘³。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

1 潛，應作「譖」。——編者註

2 管，應作「營」。——編者註

3 《史記》原文作：「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彘。」此處保留底稿原貌。——編者註

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

按，厲王立三十餘年，然後出奔彘，次年為共和元年。獻公九年，加武公九年為十八年，則獻公元年乃在厲王之世，而胡公徙都薄姑，在夷王時，或厲王之初，未嘗不合。周立胡公，胡公徙都薄姑；則仲山甫徂齊以城東方，當在此時，即為此事。至獻公徙臨菑，乃殺周所立之胡公，周末必更轉為之城臨菑。《毛傳》以「城彼東方」為「去薄姑而遷於臨菑」，實不如以為徙都薄姑。然此兩事亦甚近，不在夷王時，即在厲王之初，此外齊無遷都事，即不能更以他事當仲山甫之城齊。這樣看來，仲山甫為厲王時人，彰彰明顯。《國語》記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王立戲，仲山甫諫。懿公戲之立，在宣王十三年，王立戲為魯嗣必在其前，是仲山甫及宣王初年為老臣也。（仲山甫又諫宣王料民，今本《國語》未紀年。）仲山甫為何時人既明，與仲山甫同參朝列的吉父¹ 申伯之時代亦明，而這一類當時稱頌的詩，亦當在夷王厲王時矣。這一類詩全不是追記，就文義及作用上可以斷言。《烝民》一詩是送仲山甫之齊行，故曰：「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這真是我們及見之最早贈答詩了。

吉甫和仲山甫同時，吉甫又和申伯同時，申伯又和甫侯一時並稱，又和召虎同受王命（皆見《崧高》），則這一些詩上及厲，下及宣，這一些人大約都是共和行政之大臣。即穆公虎在彘之亂曾藏宣王於其

1 應作「吉甫」。——編者註

宮，以其子代死，時代更顯然了。所以《江漢》一篇，可在厲代，可當宣世，其中之王，可為厲王，可為宣王。厲王曾把楚之王號去了，則南征北伐，城齊城朔，薄伐玁狁，淮夷來輔，固無不可屬之厲王，宣王反而是敗績於姜氏之戎，又喪南國之人。

大、小《雅》中那些耀武揚威的詩，有些可在宣時，有些定在厲時，有些或者是在夷王時的，既如此明顯，何以《毛敘》一律加在宣王身上？曰這都由於太把《詩》之流傳次序看重了；把前面傷時的歸之厲王，後面傷時的歸之幽王，中間一大段耀武揚威的歸之宣王。不知厲王時王室雖亂周勢不衰，今所見《詩》之次序，是絕不可全依的。即如《小雅·正月》中言「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十月》中言「周宗既滅」，此兩詩在篇次中頗前，於是一部《小雅》，多半變作刺幽王的，把一切歌樂的詩、祝福之詞，都當作了刺幽王的。照例古書每被人移前些，而大、小《雅》的一部被人移後了些，這都由於誤以《詩》之次序為全合時代的次序。

三、《大雅》之終始

《大雅》始於《文王》，終於《瞻卬》《召旻》。《瞻卬》是言幽王之亂，《召旻》是言疆土日蹙而思召公開闢南服之盛，這兩篇的時代是顯然的。這一類的詩是不能追記的。至於《文王》《大明》《綿》《思齊》《皇矣》《下武》《文王有聲》《生民》《公劉》若干篇，有些顯然是追記的。有些雖不顯然是追記，然和《周頌》中不用韻的一部之文辭比較一下，便知《大雅》中這些篇章必甚後於《周頌》中那些篇章。如《大武》《清廟》諸篇能上及成康，則《大雅》這些詩至早也要到西周中季。《大雅》中已稱商為大商，且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全不是

《周頌》中「遵養時晦」（即「兼弱取昧」¹義）的話，乃和平地與諸夏共生趣了。又周母來自殷商，殷士裸祭於周，俱引以為榮，則與殷之敵意已全不見。至《蕩》之一篇，實在說來鑒戒自己的，末一句已自說明了。

《大雅》不始於西周初年，卻終於西周初亡之世，多數是西周下一半的篇章。《孟子》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這話如把《國風》算進去是不合的；然若但就《大雅》《小雅》論，此正所謂王者之跡者，卻實在不錯。《大雅》結束在平王時，其中有平王的詩，而《春秋》始於魯隱公元年，正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四、《大雅》之類別

《大雅》本是做來作樂用的，則《大雅》各篇之類別，應以樂之類別而定，我們現在是不知道這些類別的了。若以文辭的性質去作樂章的類別，恐怕是不能通達的。但現在無可奈何，且就所說的物事之不同，分析《大雅》有幾類，也許可藉以醒眉目。

（一）述德

《文王》《大明》《綿》《思齊》《皇矣》《下武》《文王有聲》《生民》《篤公劉》²九篇，皆述周之祖德。這不能是些很早的文章，章句整齊，文辭不艱，比起《周頌》來，頓覺時代的不同。又稱道商國，全無敵意，

1 另有「兼弱攻昧」一說。——編者註

2 即《公劉》篇。《詩經》篇名多取首句或其中二字，兩種方法皆可找到對應篇目，後文不再一一說明。——編者註

且自引為商室之甥，以為榮幸，這必在平定中國既久，與諸夏完全同化之後。此類述祖德詞中每含些儆戒的意思，如《文王》。又《皇矣上帝》¹一篇，文王在那裡見神見鬼，是「受命」一個思想之最充滿述說者，儼然一篇自猶太《舊約》中出的文字。

（二）成禮

成禮之辭，《小雅》中最多，在《大雅》中有《棫樸》《旱麓》《靈台》《行葦》《既醉》《鳧鷖》《假樂》《洞酌》《卷阿》九篇。

（三）儆戒

《民勞》《板》《蕩》《抑》四篇。此類不必皆在周室既亂之後，《周誥》各篇固無一不是儆戒之辭。

（四）稱伐

《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五篇皆發揚蹈厲，述功稱伐者，只《常武》一篇稱周王，餘皆誦周大臣者。

（五）喪亂之音

《桑柔》《雲漢》《瞻卬》《召旻》四篇，皆喪亂之辭。其中《召旻》顯是東遷以後語，日蹙國百里矣。《瞻卬》應是幽王時詩，故曰「哲婦傾城」，詞中只言政亂，未及國亡。《桑柔》一篇，《左傳》以為芮伯刺厲王者，當是劉歆所加。曰「靡國不泯」，曰「滅我立王」，皆幽王末平王初政象，厲王雖出奔，王室猶強；共和行政，不聞喪亂，犬戎

1 與上文的《皇矣》是同一篇。——編者註

滅周，然後可云靡國不泯耳。《雲漢》一篇，恐亦是東遷後語，大兵之後，繼以凶年，故曰：「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小雅·十月之交》明言宗周已滅，其中又言「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故《雲漢》或與《十月之交》為同時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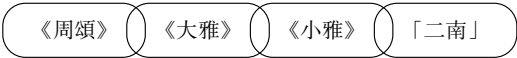
《小雅》

傅斯年

一、《小雅》《大雅》何以異

《小雅》《大雅》之不在一類，漢初詩學中甚顯，故言四始不言三始，而《鹿鳴》《文王》分為《小雅》《大雅》之始。但春秋孔子時每統言曰《雅》，不分大小，如《詩·鼓鐘》「以雅以南」，《論語》「雅頌各得其所」，都以雅為一個名詞的。即如甚後出的《大戴禮記·投壺篇》所指可歌之雅，有在南中者，而大、小《雅》之分，寂然無聞。我們現在所見大、小《雅》之別，以《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觀樂一節所指為最早，而《史記》引魯詩四始之說，始陳其義。我們不知《左傳》中這一節是《國語》中之舊材料或是後來改了的。我們亦不及知《雅》之分小大究始於何時，何緣而作此分別？大約《雅》可分為小大，或由於下列二事：（一）樂之不同；（二）用之不同。其實此兩事正可為一事，樂之不同每緣所用之處不同，而所用之處既不同，則樂必不能盡同也，我們現在對於「詩三百」中樂之情狀，所知無多，則此問題正不能解決，姑就文辭以作類別，當可見到《小雅》《大雅》雖有若干論及同類事者，而不同者亦多。《頌》《大雅》《小雅》《風》四者之間，

界限並不嚴整，《大雅》一小部分似《頌》，《小雅》一小部分似《大雅》，《國風》一小部分似《小雅》。取其大體而論，則《風》《小雅》《大雅》《頌》各別；核其篇章而觀，則《風》（特別是「二南」¹）與《小雅》有出入，《小雅》與《大雅》有出入，《大雅》與《周頌》有出入，而「二南」與《大雅》或《小雅》與《周頌》，則全無出入矣。此正所謂「連環式的分配」，圖之如下：



今試以所用之處為標，可得下列之圖，但此意僅就大體，其詳未必盡合也。

宗廟	朝廷	大夫士 ²	民間	
			邶以下國風	《邶》《鄘》《衛》以下之《國風》中，只《定之方中》一篇類似《小雅》，其餘皆是民間歌詞，與禮樂無涉（王柏剛詩即將《定之方中》置於《雅》，以類別論，故可如此觀，然不知《雅》乃周室南國之《雅》，非與《邶風》相配者）。
			周南 召南	
		小	雅	
	大	雅		
周	頌			
魯	頌			
商	頌			

故略其不齊，綜其大體，我們可說《風》為民間之樂章，《小雅》為周室大夫士階級之樂章，《大雅》為朝廷之樂章，《頌》為宗廟之樂章。

1 「二南」，指《周南》《召南》。—— 編者註
2 戰國以前，士排在大夫之後，戰國以前典籍中表示階級序列用「大夫士」。—— 編者註

二、《小雅》之詞類

《小雅》各篇所敘何事，今以類相從，製為一表，上與《大雅》比，下與「二南」、《豳風》比，亦可證上文「連環式的分配」之一說。《國風》中只取「二南」及《豳》者，因《雅》是周室所出，「二南」亦周室所出，《豳》則「周之既東」，其他《國風》屬於別個方土民俗，不能和《雅》配合在一域之內。

表中類別之詞，恐有類似於《文選》之分詩賦者，此實無可如何事，欲見其用，遂不免於作這個模樣的分別了。

大雅	小雅	周南、召南	豳風
述祖德 《文王》《大明》 《綿》《思齊》 《皇矣》《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篤公劉》			
成禮	宴享相見稱福之辭		
《棫補》《旱麓》	一、宴享		
《靈台》《行葦》	《鹿鳴》《彤弓》(以上賓客)。《常棣》《頍弁》(以上兄弟)。《伐木》(友生)。《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台》《湛露》《瓠葉》(以上未指明宴享者)		
《既醉》《鳧鷖》	二、相見		
《假樂》《泂酌》	《蓼蕭》《菁菁者莪》《庭燎》《瞻彼洛矣》		
《卷阿》	《裳裳者華》《隰桑》《采芣》(此是朝王之詩)		
	三、稱福		
	《天保》《桑扈》《鴛鴦》《斯干》(成室之誦)。《無羊》(誦富)。《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以上恰是雅中之對待七月者)。《魚藻》(遙祝五福)	《樛木》 《蓼蕭》 《魚藻》 《麟趾》	《七月》
	以上三類但示大別，實不能盡分也		
	四、戎獵		
	《車攻》《吉日》	《騶虞》	

大雅	小雅	周南、召南	邶風
		《標有梅》 《江有汜》 《野有死麕》 婦事及婦詞 《葛覃》 《采芣》 《采芣》 《芣苢》 狀詩 《兔置》 《羔羊》 《何彼 穠矣》	 《九罭》 《狼跋》 作鳥語詩 《鸛鳴》

三、「雅者政也」

《毛詩·衛序》云：「雅者政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這句話大意不差，然擔當不住一一比按。《六月》《采芣》諸篇所論，何嘗比《韓奕》《崧高》為小？《瞻印》《召旻》又何嘗比《正月》《十月》為大？不過就全體論，《大雅》所論者大，《小雅》所論者較小罷了。《雅》與《風》之絕不同處，即在《風》之為純粹的抒情詩（這也是就大體論），《雅》乃是有作用的詩，所以就文辭的發揚論，《風》不如《雅》，就感覺的委曲親切論，《雅》亦有時不如《風》。

四、《雅》之文體

《雅》之體裁，對於《國風》甚不同處有三：第一，篇幅較長；第二，章句整齊；第三，鋪張甚豐。這正是由於《風》是自由發展的歌謠，《雅》是有意製作的詩體。故《雅》中詩境或不如《風》多，《風》

中文辭或不如《雅》之修飾。恐這個關係頗有類於《九章》《九辯》與《漢賦》之相對待處。以體裁之發展而論定時代，或者我們要覺得《國風》之大部應在《雅》之大部之先，而事實恰相反。這因為《國風》中各章成詞雖後，而其體則流傳已久；《雅》中各章出年雖早，而實是當年一時間之發展而已。楚國詩體已進化至屈宋豐長之賦，而《垓下》《大風》猶是不整之散章，與《風》《雅》之關係同一道理。

論屈原文學的比興作風

游國恩

一、屈賦的特徵

一九四三年，我做過一次講演，題目是《論楚辭中的女性問題》。後來這篇講稿被附錄於一九四六年出版的《屈原》之後，改題為《楚辭女性中心說》。大意是從屈賦用「比興」的作風¹上說明屈原自比為女子，以發明屈賦在文藝上一種獨特的風格及其影響，然而這只是從文字上證明或解釋屈原每每以女性自比的一個觀點立說，並未涉及屈原全部文藝作風的根本問題。即是說：屈賦何以會有這一種作風呢？而且它所用的「比興」材料除了以女性為中心外，仍極廣泛；從文學技巧上說，這作風的根本意義又是甚麼呢？這些進一步的推論便是今天此文的目的。

屈原辭賦多用「比興」，這一現象前人早已指出。例如王逸說：

《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

1 作風，在本文中指藝術家或作品的風格。——編者註

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楚辭章句·離騷序》）

劉勰也承襲着說：

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文心雕龍·辯騷》）

又說：

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制《騷》，諷兼比興。（《文心雕龍·比興》）

他們這些話雖未免掛一漏萬，也不甚正確；但所謂「引類譬喻」，所謂「諷兼比興」的原則卻是無可懷疑的。

倘若需要一一指出屈賦中關於「比興」的文辭，恐怕「遽數之，不能終其物」了。然而為加強我的論據起見，得先把顯而易見的例子概括地介紹一下。

（一）以栽培香草比延攬人才的有如：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離騷》）

（二）以眾芳蕪穢比好人變壞的有如：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苟得列乎眾芳。椒專佞以慢慝兮，櫟又欲充乎¹佩褱……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離騷》）

¹「乎」一為「夫」。——編者註

(三) 以善鳥惡禽比忠奸異類的有如：

鷺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離騷》）

鷺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涉江》）

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抽思》）

鳳皇在笱兮，雞鶩翔舞。（《懷沙》）

(四) 以舟車駕駛比用賢為治的有如：

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以上《離騷》）

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汜附¹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惜往日》）

(五) 以車馬迷途比惆悵失志的有如：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昔《楚辭概論》中論《離騷》寫作時代，以「相道不察」「延佇將反」數語為《離騷》放逐的證者未審。蓋此乃用比語為設想，非正言也。）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離騷》）

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為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思美人》）

(六) 以規矩繩墨比公私法度的有如：

固時俗之工巧兮，偁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

1 「汜附」一為「泛附」。汜，古同「桴」，木筏。——編者註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

不量鑿而正柄¹兮，固前修以菹醢。

勉陞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以上《離騷》）

刑方以為圓兮，常度未替。

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以上《懷沙》）

（七）以飲食芳潔比人格高尚的有如：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顙領亦何傷？

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廬以為粇。（以上《離騷》）

檮木蘭以矯蕙兮，繫²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惜誦》）

登崑崙兮食玉英。（《涉江》）

吸湛露之浮源兮，漱凝霜之雰雰。（《悲回風》）

（八）以服飾精美比品德堅貞的有如：

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

攄³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

1 「柄」應為「杙」。——編者註

2 指舂過的精米。——編者註

3 攄，同「攬」。——編者註

兮，芳菲菲其彌章。

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以上《離騷》）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狹¹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涉江》）

（九）以擷採芳物比及時自修的有如：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離騷》）

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思美人》）

（十）以女子身份比君臣關係的有如：

眾女嫉余之娥²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離騷》）

眾踈蹠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哀郢》）

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而自貶。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若椒以自處。（以上《悲回風》）

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乎³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抽思》）

思美人兮，擘涕而佇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思美人》）

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姁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惜往日》）

此外還有通篇以物比人的如《橘頌》；通篇以遊仙比遁世的如《遠

1 「狹」應為「鉞」，劍柄，指代劍。——編者註

2 「娥」應為「蛾」。——編者註

3 「乎」一為「夫」。——編者註

遊》；以古事比現實的，如《離騷》中對重華的「陳詞」，靈氛勸告的「吉故」，及《涉江》的「接輿髡首」，《惜往日》的「百里為虜」等段都是。其中又有比中的比，如《離騷》既以託媒求女比求通君側的人，卻更以「鳩」和「鳩」來比媒人的不可靠；《思美人》既以媒理比說項介紹的人，而又以「薜荔」「芙蓉」比媒人的不易得。因為他既怕舉趾緣木，又怕褻裳濡足，所以下文說：「登高吾不說，入下吾不能。」若此之類，都是比中有比，意外生意，在表現技巧上可謂極盡巧妙的能事。至於屈賦各篇中尚有雖非正式用「比興」，而其詞句之間有意無意，仍隱含「比興」意味者尤不可勝舉。（如《惜誦》：「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一則以鳥為喻，一則以駕為喻。）由此看來，屈原的辭賦差不多全是用「比興」法來寫的了，其間很少有用「賦」體坦白地、正面地來說的了。所以說他「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後來許多作家，從宋玉到兩漢，甚至於更後，都一直承襲着這種作風，而成為辭賦中甚至於我國文學中的一個特殊的風格。

二、屈賦比興作風的來源

現在我要問：屈賦這種比興的特殊風格是從哪裡來的呢？我的答案是：它一面與古詩有關，一面又與春秋戰國時的「隱語」有關。歸根究底，都是從人民口頭創作出來的，並反映出人民在統治者壓力下的反抗。但兩者相較，《楚辭》與後者關係或更密切些。

《詩》有「六義」，第一是「風」，第二是「賦」。「風」是甚麼呢？《毛詩序》說：

「風」，風（諷）也。

又說：

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可見「風」就是諷刺，就是「譎諫」。這兒，當然需要說話的藝術了。為了要達到說話的目的，儘管不妨運用語言的技巧，所以李善註說：

「風刺」，謂譬喻，不斥言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

這是夠說明一部分「風」詩的基本精神了。至於辭賦的目的也是諷喻。《楚辭》如此，漢賦也是如此。這一點漢朝人是深切了解的。《史記·屈原傳》說：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從容¹辭令而不直諫，豈不明明是諷諫的態度嗎？淮南王劉安敘《離騷傳》說：

其文約，其辭微……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

文約辭微，稱小指大，類迥義遠，不是風詩主文譎諫²的作風嗎？《漢書·司馬相如傳》贊：

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歸，引之於節儉，比與《詩》之風諫何異？³

1 從容，本義為舒緩、不急迫，這裡形容文辭委婉曲折。——編者註

2 主文譎諫，泛指婉轉陳詞規勸，語出《詩經·序》。主文，在這裡的意思是用配樂詩歌表達創作者的思想內容，引申為用譬喻來規勸。——編者註

3 此句為《漢書》引用司馬遷對司馬相如的評價，原文作：「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編者註

又《揚雄傳》：

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

又謂：

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

又《漢書·藝文志》：

大儒荀卿¹，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喻）。

又班固《兩都賦·序》：

或以抒下情而通諷喻。

所以從文學的性質和技巧上說，辭賦與詩歌根本沒有甚麼不同。所以王逸謂屈原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所以班固謂屈賦有惻隱古詩之義而目之為「古詩之流」。

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春秋時的賦詩與歌詩。《漢書·藝文志》：

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春秋之後，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

接着他就說荀卿、屈原的賦都有古詩的意味。這段話不但最足以說明辭賦的起源，而且連帶說明了辭賦本身的繼承性。但我以為這裡當特別注意的便是「微言相感」四個字。這就是說：在諸侯大夫交際的場合裡，彼此需要互相表示意志的，都不肯直白地說出來，而必須賦一章或一篇古詩以為暗示。這便是「以微言相感」。這種戲劇意味，在今日或不免覺得可笑；但在當時的士大夫看來，反而覺得是雍容閒雅的事吧。不過古詩的意義隨賦者的利用而不同，其中多半是斷章取義

1 荀卿，指荀子。——編者註